



風餐露宿

周俊元作

中華圖書公司發行

1939

卷頭語

我是一個被迫着生生地離開了家，由流亡而投筆從戎的人，我要紀念我生命史上一段慘痛的經過，我要向爺娘報告我十個月來悽愴的流亡，我便決心來寫作這本冊子。

這小冊我是把牠有系統的一篇一篇的寫出來的，雖然是有中心的十八個短篇，但牠是緊啣着的一部整個的流亡史。

在這冊子裏面，你可以看到慘絕人寰的軍事暴行，黯然銷魂的離親別鄉，艱險備嘗的長途遠征，忘恩負義的薄情女郎，顛沛流離的亡命之痛，痛傷如搗的思親念鄉，依依不捨的師生之愛，民族復興的歌聲嘹亮。

最後，我面向着五千里外的故鄉，遙祝健康！

俊元脫稿於中央軍校特訓班

02717 ✓

卷頭語

目次

最後一課	(1)
老母弱女	(3)
兩次遇險	(5)
生離死別	(8)
惡人惡果	(12)
到江北去	(16)
一場風波	(20)
辭別爺娘	(22)
湊撞之夜	(25)
皖北道上	(28)
風餐露宿	(32)
武漢逗留	(35)
歌行路難	(39)
執教四維	(41)

如此女友.....	(45)
投筆從戎.....	(48)
軍中生括.....	(50)
打圍老寮.....	(53)

「最後」一課

雖然「八一三」是緊接着「七七」在開課，雖然相距三百里的上海在抗戰，敵機在京滬線不斷的轟炸，但我們學校裏，（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校址無錫）在照常的開學，因為我們院長（高陽先生）在堅持着要上「最後」一課。

爲了我們的校舍緊接着京滬路線，是絕難幸免的轟炸目標，所以我們一系一科科的分散到我院設辦的實驗區去上課。雖然戰爭在一天天的緊迫，但我們總是很鎮靜的上課，尤其在雷賓南先生（一位學問宏碩的教育家）的「民族運動」和俞慶棠先生的（中國民衆教育的威權論）的「社會學」課上，因為他知道兩位先生，懷着一腔愛國的熱忱，講着一片愛國的誓語，同學們一個個都昂着頭頸，瞪大眼睛，豎起耳朵，張開嘴巴的靜聽，有時我們興奮得臉起紅暈，有時我們感動得落下熱淚。

戰爭愈緊張，我們愈努力，我們努力我們的功課，我們更努力我們的救亡工作。我們會親挖防空壕，供民衆們共同避難；我們會四處募捐，製棉背心輸送前方戰士，買食品慰勞前方負傷將士；我們會天天收音寫壁報，使民衆們明瞭戰況；我們會天天到保甲長訓練所去講授戰時常識，要他們再去傳授給一個個民衆。

在去年「九一八」那天，白天舉辦抗日畫展，晚上舉行宣傳會，會記得那天晚上，正是個月白風清之夜，我們在皓月下輪流演講，我們在晚風裏集團歌詠，歌聲和演

辭的悲壯激昂，打進了聽衆們心的深處，雖然拉了五次警報，飛過三次飛機，西北角上發着擲彈的巨響，但我們（聽衆們也在內）並不畏懼，反而更見興奮，飛機來時入室躲避，飛機去了繼續開場。

一天，我們在開着「時事座談會」，正在討論着「絕渡好」的問題，敵機「林」一「林」一「林」的來了，但我們還是很鎮靜的繼續着，突然「砰」「砰」兩巨響，玻璃窗被振動得鏗鏘鏘現的發聲，這投彈地點顯然離我們很近，於是我們立刻都隱伏在會場的桌子下，女同學們雖然也曾急得臉現蒼白，但並沒有一個示弱的哭聲出來。

戰事愈來愈嚴重，大場的失守！金山灣的敵軍登陸，逼得我軍很快的退到崑山和蘇州之間，這時候火綫祇離我們一百多里了，我們已隱約的聽到隆隆的砲聲了，敵機更是整天整夜的飛來轟炸。

我們本來想搬到高淳去開課，因為那裏是江蘇省的最西南部，無論敵人沿長江或沿京滬線打來，都那裏不發生多大影響，可是敵寇們攻打的路線，一天天的威脅起來，他們竟會照着太平軍進攻南京的路綫前進，這樣那裏却成了火綫了！

前方的部隊一大批、一大批的退却到無錫來，無疑的，戰況已陷入難以收拾的局勢了。我們既沒有安全地帶可以遷去，戰事又看得難以維持，於是在十一月十三日那天，院長忍痛的宣告解散了！不過還是這樣的說着：「一俟局勢地點，安置就緒，能重行復課時，再當分函通知。」這是最後一課下的最後一張布告。

老母弱女

「雪浪山」實在是無錫最優美的風景地，因為離城有三十餘里，既無汽車可通，又無輪船可達，所以遊客們很少去尋勝。

這時候我們學校的所在地，離雪浪山祇有兩里多路，爲着不願辜負「最後一課」的寶貴光陰，近在咫尺的優美景物，我們都沒有去欣賞牠。但處於大好河山，快將淪爲異域，特約好友葉君洪根，就星期之暇，冒風雨痛遊雪浪！

在山頂上可看到太湖的全景，還可以隱約的看到蘇州城。我們在雲霧裏呆立，我們在山風中落淚！

雪浪歸來，天已入暮，在飢腸轆轆中，突然看到學校解散的布告，我們發呆了！雖然我們吃着廚夫另開的晚餐，但在這淅風苦雨，樹葉淅淅的淒涼氛圍中，又誰能下嚥這味同嚼蠟的菜飯呢！

孫君丹先和余君銀秀兩位同學快快地走來，我們一八一面地圍坐在方桌上，這時候我們索性放下碗筷，扯談起同學們的善後問題來，離家近的當然可以不成問題的回家去，家遠的却生起路費不敷的問題來！還有那些家室已告淪陷的同學，就不得不緊隨着學校，以學校的轉移爲轉移。

銀秀女士哭了！我和葉君都以爲她是爲了學校解散而好動情感而哭，却不知其中

另有着一段內在的原因。

孫君低低地告訴我下面的一段話：「銀秀的母親因為她丈夫不務正業，單領着銀秀兩姊妹和他分居了；銀秀的姊姊現在上海工部局所辦的某小學執教，年三十餘，尚未字人，她想把學生的所得，拿來供養老母和栽培胞姪；滬戰後，音訊已告斷絕；在這烽火連天、人馬倥傯的戰地裏，叫她們老母弱女倆，怎能逃出這火坑呢！」

我聽了很受感動，頗同情於余君的境界。孫君和余君從小就是同學，他倆在學校裏相處得相當的好，於是我便這樣的對孫君說：

「你不是馬上就要回去嗎？你的家反正是要被走的，最好是你能夠把她們母女倆帶了同走！」

「老周！你還不知道我的家境嗎？我自己的父母都沒有辦法可以搬走！」

是的，我想起了，孫君曾對我講過他的家境是如何如何的困難，這學期的父親就不願他再來續學了。洪叔我是知道他和我言是沒有多大交誼的，況且他家境也並不怎麼好。於是我便想到我自己身上來，正在我細加考慮的時候，孫君接着向我說：

「老周！我想還是你來擔任這件義舉罷！」

我是一個最肯同情於人家的人，雖然我和余君平時話都不大講，雖然我也明知道余君脾氣很古怪，可是天良迫着我承受下來了！

余君含淚點頭，似已解却愁悶。

兩次遇險

因為戰况的嚴重，無錫的交通完全斷絕了，既沒有火車可搭，又沒有輪船可趁，各地的民船，也全都封作軍用了。鄉民們告訴我太湖邊上還有着漁船在捕魚，只要能夠多出些錢，或許也肯載客的，這樣，我好像得到了「聖旨」似的，一溜煙的跑了！在九十里路十八塊錢的重價之下，終算是僱到了一隻捕魚的爛網船。

在魚腥濃厚的五尺見方的船艙裏，坐着余君母女，張君增杰，向君錫熙，劉君雲序，連我一共六個人。在那鍋殼般的「斗艙」裏，大家祇能夠彎背屈膝的坐着，稍一動彈，便會頭撞船頂，腳碰旁人。船上除舟子夫婦以及帶們兩個女孩子以外，還有着一個爲了想念妻子而灸着神經的工人。

余氏母是一位平平庸庸、膽小如鼠的老婦，只要一聽到電機的聲音，馬上便會發急得咳嗽起來，並且還勞勞明明的責備她的女兒，說她在家是如何的安好，出門便等於是送死等等的話語。余女士對於我這次的慷慨任義，感激之中帶着不安，又見到她母親的不識好歹，所以她難受的哭了！其實，我是很能夠原諒這種平庸地人的。張君增杰是我的知友，因家在路過道道的福建，爲着缺少路費的關係，所以沒有能夠回去，我叫他先到我家裏，讓我代他設法籌措。向女士是湖南長沙人，是一位胖胖地活潑的女孩。劉女士是江蘇鎮江人，瘦弱得肩膀像竹管一般。那個工人是我們常州（武進

人，原來在上海的一個無錫人開辦的工廠裏做工，滬戰爆發後，那工廠便停閉了，廠主因為他平時做事很勤謹，不忍心把他拋棄在上海受苦，便把他帶回無錫來，但那時錫、常道上，已佈滿了散兵，要是老百姓給他們抓着了，便要替他們償還治路前來的贖物，所以主子不敢讓他回去，但是這個工人因為惦念着家小的安全，恨不能立刻飛了回去，所以弄得發起神經來。廠主住在我們學校的鄰近，他聽到我僱船回常的消息，便來懇託我帶他回家，我是很同情於窮人的，當然是絕不拒絕的把他帶走了。

因為無錫城整天在轟炸，我們在三點鐘時才開船，預計由離城三十餘里的楊墅園出發，過城時約在六點鐘以後，往常是晝夜不停，晚裏未起的時候，應該是沒有什麼危險的，不料正在我們穿過工廠區域的時候，敵機「軋」「軋」「軋」的來了！照明彈一個個的投下，照耀得如同白晝一樣；雖然在這極度危險的境地下，我們並不慌亂，我們知道如果把船加速度的開駛，也逃不過這危險地帶，於是就叫舟子掉過船頭，拚命地向後倒開，在我們剛退下五六十公尺的時候，「砰」「砰」「砰」「砰」……接連七八巨響，聽起來投彈處就在我們剛才那個地點，要是我們不後退，或許已經結果了我們一船的生命！

舟子是天主教徒，（據說漁夫大多數是進天主教的）余女士以前在鎮江崇實女中（教會學校）讀書，雖然沒有入教，但已經感染了迷信的教毒，在炸彈轟轟時，除余母的咳嗽聲外，還起了一片的祈禱聲。飛機嗡嗡地飛遠了，我們加快了速率，越過那

恐怖 的無錫城。

船艙祇有兩塊桌面那麼大的一塊地方，我們讓余氏母女和向劉兩同學彎曲地躺着睡下，我和張君便坐在艙角上打着瞌睡。飯食到不發生問題，並且還有着船婦做的新鮮的醃醋鱈魚給我們下飯。

拂曉時，路過橫林，上岸買點心時，看到街上擠滿着人頭，想不到半個月後，這裏便成了一片焦土！過威暨堰時，看到狂轟後的機車廠和電氣廠的斷垣殘壁的景象。

過常州城時，正值午牌時分，剛到達東門，便拉起空襲警報來，我們把小船停泊在河邊，靜靜地坐在船艙裏；警報解除了，我們自以為可以安然無恙的穿過常都了，却不知剛過城廓，突然「嗚嗚，嗚嗚，……」地拉起緊急警報來，接着便飛來敵機九架，追襲着由鎮江開來的客車，火車在離我們四五十公尺的軌道上停下了。這時候我們的船剛巧和火車並列着，舟子深恐遭受池魚之殃，急急地搖着橈槳，想開過這危險地帶；我想船在水上行動，目標很顯露，反恐遭受機槍掃射，（一次，敵機襲錫，有小船一隻，在水面移動，船夫為機槍擊斃。）便勸令他停止駛行。這次來的是意大利巨型轟炸機，在高空接連的擲下十餘顆重磅炸彈，爆炸地點雖然還離我們約二十公尺，但河水已在震蕩了，我們的小船船在上下左右的搖搖着。

船上重起那一片虔誠的祈禱聲，和余母劇烈的咳嗽聲。

生離死別

雙親深怕我在接近火線的無錫受驚，日夜在巴望着我回去，在微風飄拂、細雨濛濛的十七日那天，看到我平安的到了家，心底裏生出無上的欣慰！更何況我費了些客入回去，便牽起鄉人知道我快要回家而預先送來的鵝鴨，給我們好好地下飯。

父親告訴我：有一位江北京官的米商徐太松，和東村共商籌款救濟，讓各生交遊甚厚，據說徐姓家頗殷實，他們都預備趁徐姓這次運米北去的便船，全都搬到江北去，兩位老伯和我們是世交，特來的我們同去避難；徐姓也負責的說過，在憑他職事如何的拖長，他那裏無論如何飯是不缺，沒有吃的，我聽了很高興，深深地慶幸着我們的逃難有地。

因為增杰兄要到他漢口續居那裏去，在一個凄風苦雨的日子，我親自把他送到奔牛去，那時火車已停開了，輪船更全被封之大吉了，後來我替他說妥了一隻安局封來向鎮江逃難的民船，（那時鎮江還有輪船開往漢口）在我們握手告別的那刻，心頭上都盈溢着生離死別的淒涼的情緒，我們的淚珠都奪眶而出了！

經過多次的勸說，母親還是堅決地不肯離家，她說：「我不離家的原因有三：第一、日本兵打來，他是沿着交通路線前進的，我們這裏是偏僻的鄉村，應該不會受到擾害的。第二、盜賊如麻的亂世，只要等到你一離開了家，便完全是他們的世界了

「長毛沒來，短毛造反！」那還不是要什麼便拿什麼去！第三、沒有積下逃難的費用，兩手空空地怎樣能夠出去呢！就是日本兵來了，反正我是年老的人了，死也死得定了，你是周家的一條命根，尤其是千辛萬苦的把你栽培得讀到大學，你當然是要逃出這摧殘知識分子的魔王之手的，你同了你父親和余先生母女倆，跟譚家一同到江北去罷！

父親雖然也在勉強的勸說着母親，但我看出他心頭是萬箭穿胸的難過！

我家祖先沒有遺下產業，願健觀的含辛茹苦，艱辛創家，除供我讀書外，家中也薄具了足夠衣食的恆產，要他兩位老人家離開他們汗血換來的一切，心頭是會像刀割一樣的難過！

這次秋收的穀糧，因為時局的關係，沒有變賣到一個錢，連養在鄉裏的四條大肥豬，也都沒有方法可以賣出去！（離家時，深願我方退守部隊，過此時宰了吃掉，否則日軍到了，便好像是我們留給他們的禮物，豈不冤哉枉耶！）所以這次的逃難，確實是苦着沒有錢。

我先告訴他們：日本兵是如何如何的殘暴，不管你城、鎮、鄉村，只要他高興，他是無所不至的；不管你男、女、老、幼，只要他高興，他是會格殺盡淨的。我再告訴他們：我這次的回家，純粹是爲了要同他兩老，如果他們不走，我是決不忍心獨個兒逃出地獄，留下他兩老給如狼如虎地獸軍的鐵蹄踐踏着的。最後，我對他們說：我

身上還有着二百多塊錢。(學校裏發給我的獎學金，和我開學時帶了去沒有用完的錢。)這次去東台的時候，有徐姓裝米的便船可趁，所有的錢，便可以勉強維持兩個月了，用完了好在徐姓是肯接濟的。

母親當時雖然允許了我，但過後越想越不肯離家。

回家後，天時一直在雲霧陰霾中，所以敵機沒有辦法出來施威，廿三日那天，因為天公的放晴，敵機一批又一批的輪流着來轟炸，從晨光熹微的清早起，一直到夕陽滿天的傍晚止，盡是在鐵鳥忽上忽下的投彈轟炸中，你只要看見那飛機很快的傾斜着下降，在發出「杭——」的一長聲而迅速地上昇時，便接着發出「轟」的一巨響，在轟炸奔牛、新開時，因為祇離我們十多里路，家具都振動得「格」格地發響。余氏老毋嚇得渾身發抖，一面咳嗽，一面念佛。第二天晚上，上街回來的鄰人告訴我，日本兵已到了無錫了！，這真使我嚇了一大跳！(按我軍離於二十一日退守江陰無錫線，二十二日敵陸、海、空軍大舉進犯)無錫祇離我們九十餘里地，很快的敵軍便會來到了！我發急的對母親說：如果她老人家還是不肯走，我也決定不離家一步，準備留在後方，參加游擊工作。(其實我那時還是一個文弱的書生，並沒有參加游擊的本領和決心。)父親和余女士也幫着在勸說，最後母親才留下了離家的決心。

廿四日那天，我們整天地整理着行裝，和安傍着家中的各物，所有的藏書，都把他安放在極其祕密的地方。這天晚上，是我們生生地離開我們可愛的家鄉，和判別我

個敦厚的鄰鄉的值得紀念的一晚。

晚餐時，桌上圍坐着余氏父女，五舅，舅家表哥和表妹，姨家表姊，我的雙親和我。

我有五個舅父，每家都拖着大男小女，年來農村破產的巨浪，把他們都捲入了旋窩，雖然我們不斷的接濟着他們，並且還在他們那裏買了些田地給他們耕種，但總是塞不住他們漏底的破船，這次的倭禍，他們當然是無法逃脫了。

姨母祇生我表姊一人，她老是想把她嫁得離我們近些，意思是在她們前頭過世了，好叫我容易照顧她，可是菩薩不幫忙，經過多次的求籤卜，反而把她嫁得離我們很遠；出嫁了四年，生下一男兩女，丈夫便一命嗚呼了！姨母病心之餘，便把她領回去同住，這次倭寇創亂，姨母家祇離京滬綫一里多路，遭殃是決難幸免的，所以姨母把她們送來，預備和我們同去江北，不料兩個孩子突然發起病來，於是又打消了前意。

在這樣的一個生離死別的夜晚席上，每個人都慘白着臉，空氣是緊張得呼吸不下去，母親難受得流淚了！表姊表妹們也都跟着整淚，我起先竭力地抑制着情感，怕引起她們更深的難過，後來，我不能再忍了，我終於伏在桌上啜啜的哭了！在我抬起頭來的時候，除沒有親朋情誼的余氏母女外，其餘的全都在哭了！

夜風在陣陣地悲鳴，油燈在簌簌地太息！

惡人惡果

爲了避免敵機的轟炸，爲了表示堅決的留守，縣政府遷挪辦公了，（淪陷的縣分，縣長仍暗駐鄉間，秘密行事的，確不乏其人。）先前確實是在做着長期抵抗的工作，後來聽說縣長借名晉省請訓，便長駐在鎮江不再回來了！在我們離家的時候，散兵遍地皆是，橫阻霸道，無惡不作。盜匪四鄉蜂起，糧食斷路，日必敢起。（逃難人的銀錢首飾和大箱小包，常常在路上給散兵或匪徒們搶劫一空，以致不得不頹然而返的很多。）殺之秩序紊亂，維持無人，遂致仇殺案件，層見疊出！

離家那天的下午，傳來王松青全家被囚殺的慘聞，雖然王姓平時的好險刻薄，窮凶極惡，迫着人家聞之趕快，俱活生生地把他滿門草斬，似乎也太嫌殘酷了。

在一個月色朦朧的更深夜靜裏，我們陪着久雨初晴、半乾半爛的泥土路前進，父親同着挑行李的先走了，我領着她們在後面慢慢的走着。我的母親雖然是年紀上了五十五歲的人，因爲多勞動反使她身體很健康，走那一二十里路，她是不覺得什麼的，只是因爲她小時候外婆把她的腳裹得很小很小，走起路來，一扭一扭的不大方便就是了。余氏母是一位足不出城的女人，走慣了城裏平坦的街道，在鄉下那廣闊而不平的胡桃路上，簡直使她寸步難行。銀秀，她祇能小心的照顧着自己，於是我便扶着余氏母像引瞎子似的慢慢的走着。

到達北新橋，橋邊有兩個醉酒的漢子，在看守着一艘王家的屍體，在月色朦朧、燈光暗淡之下，祇看到幾個模糊的人體，橫擺在小艇船的船頭。

朔風在呼呼的叫號，雖然把冬天的衣服全都穿上了，還是抵不住寒氣的侵襲。船又是遲遲的不來，（本來約定在這時候由離開那裏七里路的王下村開來的。）除父親趕去探望外，我們都到靠近碼頭的一處古廟裏去避風。

看廟的老僧告訴我們關於槍殺王姓的一段話：

『王松青家剛娶了媳婦，今天他僱了一隻小艇，載着全家的人，想把他們送到魏村，（由江南到江北去的一個口岸。）讓他們轉船到江北去，他自己預備在魏村買些食鹽，趁原船裝運回家，（他是做生意的，他他和店員們仍舊在江南營業。）不料剛到這裏，有五六个漢子荷槍實彈，其勢囹圄的趕了來，在船頭開槍迫令停船，躍身跳上船去，做出這樣一件驚人的大血案來！』

氣絕身死的有王松青本人，和他的長子冠文，（在蘇州農專被炸案）次子冠平，（在江陰南菁中學被炸）長婿屠某，和剛娶回來的新娘婦。兩女中彈未死，現在醫治中。三子冠英，看見他們開槍打他父親的時候，急急的鑽到船的下艙去，那漢人擬再向下艙搜索時，舟子哀求他們，說下艙祇有他自己的孩子，請勿去吵壞他們，（那時下艙確有舟子的兩個孩子在，舟子也並不知道王姓的三子躲在裏面。）那些人也就心慌意亂地倉惶的去了。在悞悞的機緣中，留下了王姓的一條命根。』

三天前，當我經過王姓店門時，冠文三兄弟，都笑容可掬地迎著招呼我，想不到這時候有兩個橫臥在血泊中！他們兩個都是知識份子，並不像他父親那樣的凶惡，可是爲了是惡人的子孫，便同遭了毒辣的凶死。

王姓是江北（蘇北）人，年青時棄了家和新識的女人挑着擔子到江南去，最先在湯莊縣開引小酒店，仗女人的內助得力，漸漸地積下些錢來，後來便開起南貨店來，因爲他女人的待人和氣，能拉得顧主，所以他店裏的生意特別好，資本一天天的增厚，店面也一天天的擴充起來。

鄉鎮上店家做生意，不像城市的一定要現錢交易，平時你儘管去賒賬，在五穀登場和年終歲底時，他們便一家家的上門來收賬，鄉民們習慣地都要多少的拖他些賬，店家也馬馬虎虎的圓通過去了。獨有王松青不是這樣的，在他收賬的時候，鄉民們一個錢不出都沒有關係，祇要你替他結下一張紙票來；在農村經濟凋敝之下，枯竭的小戶人家，寧可利息大些，也都願意和他結寫紙票；這樣，便上了他的鬼當，三四年一拖，便要抵償他一塊田地，所以不上幾年，他便成了全鎮最富有的一家。

因爲他有錢，他曾賄賂了做着一席鄉長，因爲他有錢，他也會買通了黨部裏一位黨老爺，於是他放大胆量，魚肉鄉民，遂致事情鬧僵，冤聲載道，人家幾次要想結果他的性命，都給他老婆哀求了下來，現在他女人死了，還有誰來幫他求饒呢！

中

翌日清晨，我感慨的跑到橋坑去憑弔，但見五具屍體，洒滿晨霜的橫臥在血泊

到江北去

雖然我們躲在屋子裏，雖然我們關上了門窗，但因為這古廟太破舊了，寒飈的風頭從牆的每個隙縫裏直鑽進來，燭光在鈴簾的搖曳，人們在索索的戰抖，加之我們在談着王姓慘死的事件，更使我們毛骨悚然。不時的打着寒顫。

譚家拖男帶女，箱箱包包的全都到齊了，船還是音訊無蹤，我們忍耐的等着，等着我父親帶着好消息回來。

父親是回來了，帶回了一個令人納悶的消息，說是停在王下村的那幾隻船，全都不見了！在這更深夜靜、無計可展的那刻，我們祇得打開行李，在破廟裏的泥土地上冷冷地睡了一晚。

我們深曉得到這時候旁的地方再沒有空船可以僱到了，這條是到江北去的緊要河道，（德勝河，南通運河，北達長江。）只有在這裏守候着。幸運得很，等候不久，便來了一隻裝運花生的小船，我們和他商量，請他把我們帶到魏林，讓我們另僱過江船隻，於是船家便清出了一個空艙來給我們坐歇。

到了魏林，徐姓來船上的船家，瞥見了鍾家老伯，急忙來告訴我們，說是昨晚王下村來了七八個散兵，強迫着要載送他們，船家趁他們上岸吃飯的時候，便偷偷開逃了，過北新橋時，因為時間還早，我們還沒有到，如果在那裏等候我們，又恐怕散兵

趕來，所以他們一直開到這裏。我們聽了又恨又喜，恨的是散兵的可惡，喜的是我們仍舊能夠趁到便船。

聽說河口有殺人不怕血腥的匪棍在攔劫着出口的難民，我們便結夥着十八隻插着白旗的難民船，大夥兒的浩浩蕩蕩的開出河口去！我們在浩浩江水、滾滾濁流中，打起順風的帆篷，不到一天便到了對岸的七圩港。

銀秀耐不住小船的委頓，我便同她上岸去散步，街上依舊是店門洞開，生意興隆，滿街人客，熙熙攘攘，全沒有一點戰時的景象，你拿隔水相視的江南的景况講給他們聽，他們好樣是桃花源的居民對漁人的講述一樣的駭愕，大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之慨！

憩宿一宵，沿大江北岸向口岸開航，因為是頂風逆水，使盡了筋一天祇走了四五十里地，在炊煙裊裊的暮色蒼茫中，我們在龍漕港停泊。這街鎮太小了，連一些醬菜都沒有買，我們嚼着滷漬未透的蘿藤片，吃着糠皮片片的糙米飯。

翌日清晨，再向口岸進發，移動得像螞蟻般的笨重的木船，坐在上面，我們的心全都焦爛了！當我們航到一個小鎮的時候，船家告訴我們，此去有大道一條，直達口岸，還有十八里地，但水道尚有二十六里。於是我和銀秀上岸走去，一路上暢談着男女同學間的各切，又恍若置身於學校，忘却了逃亡的痛苦。

口岸是蘇北沿江的一個重鎮，有汽車路東通泰興，西接揚州，北達泰縣，雖然街

市窄狹，却有着很大的店鋪，應用各物，色色齊備，但傷兵滿街，市面蕭條，已捲入戰時狀態了。

越過口岸，循內河向泰州開航，這裏是洪根的故鄉，船抵城廓，我便和銀秀上岸去看他。泰縣是一座古老的舊城，比起江南的通都大邑來，便好像是相隔着幾個世紀的模樣。

葉洪根君對於藝術方面特別有興趣，他能彈得一手純熟的鋼琴，揮得一筆雄厚的書畫，擅刻圖章，喜托碑帖，在學校裏，一天到晚儘在藝術的圈子裏打滾。我們到他家裏去，他不在家，他的弟弟告訴我們，說他一早便到朋友那裏去弄碑帖了。

洪根的父親在他們住家對門的一個小學裏掌學了十多年了，拿心血換來的一點薪金，栽培洪根三兄弟和一個女兒。我們到了，他拿他平日對待孩子的心來照顧我們，間長說短，慰勉備至。

洪根回來了，他跳也跳的跑來，滿面春風的招呼我：「老周！來啦！來啦！」我們講着過去，說着現在，更談到將來，我們傷感而帶憤恨，我們惱怒中有活力，這憤恨和活力，便是我們和敵人不共戴天的怨結，也就是我們不日去格鬥沙場的潛力。

第六天上，我們航到周家莊，船家的住家便在這條街上，他招待我們在他家裏住宿一晚，雖然他們端出青菜、豆腐、蘆葦來算是對我們請客，但我們六天來儘吃着糙米和醬菜，乾枯了的腸胃，吃着這一頓晚餐，便好像是吃着山珍海味一樣的快意。

他們家裏有着一間空的房間，又看到我們是江南有地位的人家，很希望我們能夠說說譚家，單獨的在他們那裏住下說難，却不知我們也是無錢逃難的人家！

原船轉向東開，夜宿溱潼，這裏是江蘇四大米市之一，河邊滿堆着囤積米穀的倉廩，一個個像春筍般地矗立着，商業繁盛，不亞秦縣。這鎮市位於秦縣、東台、如皋、興化四縣治的中心，四周水道圍繞，確是避難佳境。難民達三四千，無錫、常州人最多，房屋租賃一空，後到的便以船作家，河面小船，滿坑滿谷！

度過了幾天的水上生活，受盡了船上的困頓風塵，終於在第八天上，到達了目的地——姜薊莊。這裏是集居着一百多戶住民的大莊，四周盡是水道，要道處均設有木柵，每晚封鎖，以防宵小。

十二月二日那天，便開始了我們異鄉潦倒、外地悲涼的僑居生活。

一場風波

銀秀是一個活潑而樂天的女孩，她老是歡悅無量的快儻，很少看見她忽忽不樂的愁悶，雖然她聽到敗興失意的消息，她祇是快快不快於一時一刻，如果她遇到稱心遂意的事項，她便會興高彩烈的笑着跳着。

我們相處了半個多月，不再像從前在學校裏那樣的拘束了，我們無猜無忌的在一起玩耍，我們無顧無慮的在一起談笑。我們談到某先生的陰險圓滑，我們也談到某先生的待人誠懇，我們談到某先生的外強中乾，我們又談到某先生的博學多才；我們談到某同學的粗心浮氣，我們也談到某同學的老成持重，我們談到某同學的才疏性拙，我們又談到某同學的俊逸豪邁；我們談到婚姻問題，我們更談到戀愛問題。

銀秀的母親是一位庸才碌碌的婦人，一天到晚刺刺喋喋的勞叨不休。銀秀大概也是從小慣養了的，她對她母親的絮絮叨叨，不加忍受的常常對她爭吵，有時她母親給她逼得流着眼淚。我常常在勸說她，告訴她年老的人都是愛多說話的，不管父母有理無理的詰責，做兒女的應該竭力的容忍，但她却以為我的思想太陳腐了。

我的母親是一個固守着舊道德的人，她很不滿意銀秀的行爲，並且竊直的責備她，說她對待母親不應該那樣的無理。個性執拗的銀秀，却不以為然的不加接受。

我們在姜魏莊住下的第二天上，一批批風吹草動、少見多怪的村婦，爭先恐後的

來翻看我們的被褥，撫摸我們的什物，盛讚江南的豪華，誇說我們的富有。我的母親因爲此後要住在她們村上，不嫌繁雜的應接她們。銀秀對這輩人討厭極了，她叫我母親不要和她們應酬，我的母親以爲她太不懂人情世故，沒有理會她。我覺得空氣太緊張了，想勸勸母親，希望緩和那不自然的空氣，却出乎意料的觸動了她的盛怒，把我痛責了一頓。

銀秀和我商量，她想趁船家回周家莊之便，先同她母親到溱潼去，如果能夠趁小船到南通，再由南通乘輪赴滬的話，便決定到上海去，否則就到船家那裏去居住。我想要打開僵局，也祇有這樣做去，我叫她們到了溱潼，無論情形怎樣，都要在那裏等我，如果能到上海去，我管不得敵機在南通的狂炸，我是要把她們送到那裏，再把她們送上開滬的輪船的，如果不到上海去，也得讓我把她們妥妥當當的安放在船家那裏。

她們去了，我心頭感到無限的難過！本來我想讓她們住在我家裏，等到戰事結束了，把她們送到她姐姐那裏去，現在我的苦心粉碎了，還添了我無限的慚惶！

辭別爺娘

銀秀去了，我感到無限的淒愴和悵惘，驟然從歡笑裏走入沉寂，真像是死了人一樣的寂寞和悲涼。

本來我預備把我的父母和余氏母女搬到江北之後，將他們安排了，由我父親在照顧，我自己再到口岸去趁輪船到那碩果僅存的武漢去。

四號那天，天氣很和暖，我脫下了呢大衣，脫下了中山裝，捲上了絨衣袖，捲上了襯衣袖，把家裏收拾得清清楚楚，把什物安放得整整齊齊，我包好一條薄薄的棉被，又把替換襪衣和盥洗用具等裝人了旅行藤箱，準備不日辭別爺娘，背井離鄉，向異地艱險的長征。

雖然江北還是在很安定的發行者報紙，但我們坐在小船上儘在江河裏不安定的游動，所以仍舊不容易看到牠。在洪根家裏，曾看到一張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泰縣日報，上面登載着「我軍退守無錫，在橫林、戚墅堰與敵激戰。」的消息。一連又是五六天不見報紙了，在無憑可依、無險可守的京滬綫上，料想戰局是很失利的，我們切望着看看報載的消息。房董告訴我們，村上保長先生常常從街上帶報紙回來，我便同了父親，到他家裏去，在專誠拜謁中，看到一張十二月三日的東臺日報，上面登載着「丹陽陷落」的頭號大字，真把我嚇壞了！

丹陽陷淪後，很快的便會打到鎮江的，我知道鎮江的水道已堅固的封鎖了。陸上也有着周密的防禦工事，敵人是決難穿越的，但牠要達到進攻我們首都的計劃，恐怕牠會改攻對江的揚州（十七日陷落），由江北迂迴而去的，如果牠再分兵沿運河向北攻去，那我便會給敵人包圍得逃不出去了！

我發急得把地圖翻來覆去的察看，最後便決定了我逃亡的路綫：由溱潼趁船到高郵，渡過高郵湖，便由天長向明光進發，再乘坐火車由津浦而隴海，由隴海而平漢的到武漢去。

母親因為敵機到處擲彈，匪徒沿途搶劫，頗担心我旅途的受驚和遭險，她實在不願意我出門。她怕我旅途受寒，竭力勸我攜帶厚的棉被，又怕我途中受苦，儘在要我多帶路費，我那裏會不知道母親的愛子之心呢，但因為要準備着皖北道上的徒步長征，我不得不減輕我的負重。所以我還是帶着那薄薄的棉被。因為他兩老祇有着我給他們的一百多塊錢，我怎麼會肯多拿盤費呢！我對她說：我一定可以向洪根借到路費的，其實我那裏有把握呢，不過我這樣想：如果借不到路費，我便去跟着退却的部隊走。臨行時，她送我到大門外，我回頭顧盼，看見她滿眶盈淚的凝視着我的背形，我悲憤欲絕的落下熱淚來！

我攜着鋪蓋，父親捉着藤箱，步步惜別的踱到快船碼頭去，上船時，他囑咐我沿途謹慎，多多寄信。船開動了，我在站船頭上，他站在碼頭上，兩對紅潤的眼睛，望

着望着，一直望到船開遠了，才割斷了我們的視線，但割不斷我們一縷縷的離愁！

在船上，我的神經刺激得近乎錯亂了！有時我嗚咽的哭，怨入骨髓的痛恨着敵人的創亂，有時我掙掙的笑，髮指眦裂的要去殺盡那萬惡的倭寇！

漆潼之夜

船到漆潼，銀秀的母親在碼頭上含笑的招手，上了岸，她把我引到李姓船上去。坐下了，我先問她銀秀到那裏去了，她告訴我她新近結識了一個同鄉，預備跟他到長沙去，剛才那位先生來招她兩談去了。我再問她能不能到上海去，她說銀秀怕敵機轟炸，她不預備同她去了。我接着又問：如果銀秀去了，她老人家預備怎樣，她對我說：銀秀預備請李姓船家把她帶到周崇莊去居住，但船家說要等到我去了再能決定。

銀秀回來了，她先訴說他也是知識分子，留在江蘇是要遭害的，他要我同他到長沙的幾位女同學那裏去找工作做，我便允許了她。她再問我預備怎樣走法，我把那原定的路線告訴她。她不鑽成這條冒險的途徑，她說：這時的火車，應該祇裝軍隊而不載老百姓了，如果要跳上那蠻不講理的『丘八』獨尊的軍車上去，那不是不可能的事嗎！即使跳上了車，敵機來追着轟炸，又怎麼辦呢！她再告訴我：她有一個同鄉，預備渡過洪澤湖，沿公路由臨淮關，蚌埠，考城，洛河，壽縣，正陽關，霍邱，固始，瑣川，羅山，向信陽步行，再由信陽乘平漢車到武漢，改趁粵漢車一直到長沙去等等。

我告訴她我那條路線是最最妥善的一件，如果要向信陽步行進發，至少有一千多里路，揹着背包的在迢迢的長途上行走，決定是一條心餘力拙的事。說到隊兵車一項

，像我們這種學生打扮，只要和婉的向他們打個招呼，一定是沒有問題的。女性自要比較不方便些，但可以剪短頭髮，化裝男身的。至於敵機襲擊一項，現在敵人正用着全力在進攻南京，皖北、豫中、鄂東的濉浦、隴海、平漢，敵人尚不至於去濫施轟炸的。

無論她怎樣的說，我絲毫不動搖我的主張，最後她把她那位新近結識的傅先生請來，對我陳說了半天的利害，我還是堅持着我的主張。我堅決的對她說：如果她要同她走，我就是這樣一條路，如果她不敢冒險，便同着傅先生走好了。她發氣了，同了傅先生轉身跑去了。

一直去了三四個鐘頭，才快快地回到船上來，她盛氣的說，她決定跟傅先生走。我冷冷地躺在船艙裏，不表示出絲毫的意見來。

在燈光暗淡的船艙裏，銀秀母女同坐在艙沿上，李姓船家臀部坐在後艙，身體斜依在關隔前後艙的艙板上，我半起半臥的躺在船艙裏，各人說着各人的話，空氣緊張得呼吸不下去。

銀秀的母親在勸說着她，她說現今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不她讓她隨便跟着人家走，如果她跟着我去，她老人家是絕對放心的。銀秀反駁着說：傅姓曾在中央黨部任事，人家是有身份的，叫她母親不應該誣毀人家。

船家也在勸她，他說我是老成可靠的人，跟我走是決不會吃虧的，他並且警告似

的對她說：如果她同我走，他便帶她的母親到他家裏去，否則他是不同去的。銀秀氣死了，她質問船家是什麼理由？

船家的算盤是這樣打法的：如果銀秀同我走，他把她母親同回去，遇到生活不濟或是臥病不起的時候，他便可以去找我的父親，否則他怕救應無人，所以不敢帶她回去。另一方面，他在我十幾天來的行動上，看出我確實不是一個輕薄的少年，所以他很誠懇的勸着她。

我聽得他們愈說愈緊張，銀秀愈說愈氣憤，我便走出船艙，跑上岸去，在碼頭上悄悄的徘徊了一陣。夜風料峭的吹襲着我的發熱的臉，寒光閃爍的照耀着我的清澈的心，我心頭上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情緒！最後我耐不住寒冷，又渡上小船去了。

我走進船艙，出乎意料的情況變好了！銀秀對我說：她經過了一翻詳盡的考慮，已打下了和我同走的決心，我毫不見氣的允許了她。

余母愉快的展眉，船家歡欣的微笑。

皖北道上

銀秀剪短了頭髮，穿上了一件借來的長袍，看上去祇嫌頭臉白嫩了些，否則便十足的像一個男人了，她對着鏡子在笑，我們也都在相顧而笑。

船開了，傅先生匆匆的趕來，問銀秀究竟預備怎麼樣，銀秀把決心跟我走的話告訴了他。本來堅持着要走另一條路線的他，忽然要求着說，他也準備跟着我們走，銀秀問我允許不允許，我看出傅姓在不肯放鬆的追尋着銀秀，而銀秀也存着固且試試看的念頭，既然他倆在心心相印着，我當然樂得去成人之美了，於是傅先生便加入了我們的行旅。

銀秀問我要帶好多錢，我估計了一下，大概每人有二十五塊錢便夠使用了，我又把我的實在情形告訴了她，她便向她母親一共拿了五十塊錢。

我們把余氏老母送到了周家莊，李姓船家再搖着小船送我們到高郵城。十一塊錢僱了一隻雙帆的漁船，又把我們渡過了茫茫的高郵湖，踏入了安徽境地的天長縣。

我們先到該縣的抗敵後援會去，想從那裏得到些方便，我們再到處去接洽代步的汽車，爲了軍運頻繁的關係，我們是絕望了，於是我們便開始了我預料着的皖北道上的徒步長徒。

旅館裏住着一位姓王的同鄉，我想去探聽探聽家鄉的消息，便去和他攀談起來。

他是武進的士紳，曾任救濟院院長，武進一月一廠家，都有他的股份，亂變後，沒有分到半個錢，這次逃難出來，身帶現款一千多元，大小行李三十多件，一條裏層滿裝着金器的被頭，預備把他用作生活費的準備金，却偏偏在長江裏給散兵船搶了去，現在身上免強剩下了到武漢去的路費，到了武漢，恐怕要反過來進人家的救濟院去請求救濟了。

皖北的土匪很多，平靖時候都常常有匪徒在攔劫着旅客，兵慌潦亂的現在，更不用說了。王先生一家祇有一個男傭，其餘全是些婦孺，我很替他們擔憂着旅途上的危險，便招徠了七人一夥的江陰、常熟人，五人一道的南京、六合人，僱了十三輛獨輪小車，裝着行李，坐着婦孺，大夥兒的沿公路走去。平時包車丁營的王先生，也跟着我們慢慢的步行。

第一天，我們走了八十里地，在生意熱鬧的銅城午餐，街頭冷落的馬場憩宿。第二天，中午時在半途上吃了一頓大餅稀飯，夜宿盱眙縣。

盱眙城三面圍山，一面對水，遇到匪烽熾熾的時候，便要在要道處駐民團設防，是萬無一失的，所以敵軍進攻盱眙時，該縣縣長和士紳，曾先後率領民團作有力的抵抗。

在盱眙，遇到江陰營房保管處退下來的馬、林兩士兵，他們兩個比較有些知識，我們還談得來。聚談中我知道他們的錢都用完了，我就叫他倆跟着我們走，我想：這

樣既可以救了他們的急，也可以壯壯我們的膽，雖然他們沒有槍，但那些毛匪看見披着『虎皮』的『丘八』，是不敢近身的。

王先生因為家小和行李的牽累，不方便去乘坐火車，便改道由盱眙縣趁船到臨淮關，沿公路由定縣，譚城，店埠，合肥，舒城，桐城，高河埠，向安慶進發，再由安慶乘輪到武漢去。

傅姓和銀秀，相處了七八天工夫，大家都覺得沒有結合的可能。銀秀對我說：『傅先生曾說他在省立無錫中學畢業，但我問起他從前在錫中幾個人的名字，他却不知道，這證明他高中都沒有畢業，他說他有打字的技能，說不定他是中央黨部的打字工人！』我對她笑笑。因為銀秀對傅姓漸漸冷淡下來，傅先生也對我說：『余先生脾氣太古怪。這樣叫人家怎好和她共事呢！』我也對她笑笑。後來傅姓離開了我們，跑去和王先生合夥了，因為王先生那邊也有一個尚未字人的阿姨。

徒步行走了兩天，腳底痛得踏不下地去，但因為我是男子，要擺起男子的身份來。不願向誰去訴苦。盱眙那個地方，一輛小車都僱不到，這樣銀秀便難住了。我們走出城去，想到村上去僱用毛驢，雖然樹下一隻隻的繫在那裏，但老百姓都不願意僱給我們，披着『虎皮』的馬、林去恫嚇，也仍是嚇不倒他們。跑了好幾個村莊，說了很多的好話，仍然是沒有僱到，後來我們變更了到路上去沿路攔劫的策略。最初我們攔住一個騎驢的少年，他說他老板家裏死了人，叫他送信去的，我們便放了他。接着我

們又拉住了兩個騎驢的，我們扶銀秀騎上那老頭兒的毛驢。叫老頭兒牽着先去，我們在後面安排着行李放上那年青人的毛驢。銀秀因為破題兒第一遭騎毛驢，感覺得不舒服，老頭兒叫她下來，讓他把驢背的鞍子弄弄好，銀秀信以為真，便爬下驢來，這樣便上了他的鬼當，那老頭兒跨上驢背，兩隻腳拚命的打着毛驢的肚子，在塵灰飛揚中逃去了！我們無可奈何，便和那少年商量，毛驢讓銀秀騎，行李叫少年挑，我們允許多給些錢他，他不接受，於是我向馬、林耳語，偽稱我是官長，有的是錢，樂得拿幾個錢去，否則管官的發起脾氣來，不是好玩的，這樣那少年才馴服的挑着走，並且還一聲聲怪可笑的叫我『官長』。

第三天停息河梢，第四天夜宿石壩，第五天上，才到達了我們渴望着的明光。

在皖北道上徒步長征了五天，翻過了七八個山坡，走去了三四百里地。那裏人煙稀少得可怕，常常有一二十里地看不到一家人家，我們所看到的儘是一片黃土的大地，茅屋附近，點載着一隻隻掘土尋食的野豬。那裏是不管你有錢無錢，在那路邊營業的茅草屋裏，祇有那大餅、煎餅、油條、稀飯、和豆腐湯這類『普羅』的食品賣，『象牙塔』裏跑來的老爺、少爺、奶媽、小姐們經過這地方，也祇好受些委屈了。

風餐露宿

從滁縣開來的火車，（浦口、江浦已於十五日陷落，我軍在烏衣磨擊，故津浦車僅通滁縣）已擠滿了退却的部隊和逃亡的難民，車廂裏擁擠得水息不通，車廂上也人頭簇簇的坐滿了，還有些人冒險的爬在車頭上。雖然牠也在明光停息，但大家都一籌莫展的呆呆的望着牠。

很多的人都上了南開的火車，意思是祇要能佔得一席，寧可多挨些時光。我們覺得這確實是一個好辦法，也就都上了車。本來那趟車是開滁縣的，因戰況關係，到張八嶺就打回了。（敵於十九日陷我滁縣，二十一日進犯明光。）

車輛在鐵軌上劇烈的顛波，人羣在車廂裏不安的動蕩。我們坐的是鐵篷車，沒有通氣輪車窗，因為大家都不願意呼吸那溷濁的空氣，硬打開車門，迎接着獵獵的晚風。車廂裏沒有電燈，我們籠罩在可憐的黑暗中。銀秀耐不住車的搖擺，耐不住淒其的風，像小孩子一樣的仰在我的懷抱裏。

我和銀秀相處了一個多月，大家都能夠患難與共，與日俱增的親愛，確已超出了普通的友誼，但我的理智一直在約束着我固守着同學的立場。今天是我們第一次的接觸，我發出異樣的情緒，生起了接吻的要求來，雖然理智在劇烈的和情欲決鬥，但終於克服不了情感，我低下頭去，正對着她的櫻唇，甜蜜的吻了一下，因為她不加拒絕。

，我便放肆的狂吻着她，可恨吸煙人一剎那一剎那的發着火柴的光，我們不得不撤退着常常中斷我們甜蜜的長吻。

我倆浸潤在歡悅無量的愛河裏，忘却了車在顛波，忘却了人在動蕩，忘却了一個多月來的旅途勞頓。

車在蚌埠停下了，恰巧在冷砭肌骨的拂曉時分。我們走出站去，看見一家搬得空空的像是從前開着菜館的人家，在燃着熊熊的一團火，七八個散兵在圍坐着取暖，我們冷得無可奈何，也去參加了他們的集團。他們談着在前線和敵人苦鬥的情形，他們談着在下關抱木渡江的經過，最後談到門前有一個想『發洋財』而被路警擊斃的『丘八』的屍體。

我們深怕敵機轟炸，白天既不敢趕車，也不敢在車站逗留，天明後，我們提着手行李，向車站附近的村莊去憩息。老百姓全都讓光了，一村一村都駐滿了保衛蚌埠的隊伍，跑到離站三里多路的地方，才找到住着居民的村莊。我們還是昨天四點鐘在開光吃了些東西，這時候急於要解決民生問題了，老百姓端出兩大碗山芋來，我們狼吞虎嚥的一刻兒就把牠吃完了。昨晚在車廂裏一夜沒有合眼，在老百姓家裏解開了行李，體疲的一直睡到下午四點鐘，才起身整理，向車站候車去。

我們坐的仍舊是鐵蓬車，因為便於我們的接吻，我們並不帶惡牠，反嫌乘坐的時間太短。十二點到達徐州，一點鐘換乘隴海車。

車抵蘭封，發出夜襲的警報，車站的燈火熄滅了，車廂的燈火也隨着熄滅了，好在車廂裏都是些前線歸來的官長士兵們，大家都鎮靜的坐着。只有少數幾個老百姓，在驚慌的想跳下車廂去。

我愛聽他們講那前方作戰的經過：步兵說他一刀砍去一個鬼子的頭，頸口像放花筒一般的迸出血花來，砲兵說他一砲打去，眼看着一隻中彈的敵艦，漸漸的沉下水去，高射砲手說他一砲放出，白煙起處，飛機着火墜下等等富有活力的話。只是他們開口「他媽特格戾」閉口「他奶奶格戾」的夾雜在話裏，使人聽了發怪發膩的。

在隴海線上兩天兩夜，才到達黃沙飛揚的鄭州。在那裏發過警報一次，我們雖然躲在中央銀行的地下室裏，但鄭地土質鬆疏，頗擔心炸彈未中，震動得毋甕在裏面。警報的時候了兩天車，才爬上了裝運貨件的露天車輛，這樣便開始了我們五天五夜的風餐露宿的旅程。

震風在萬空怒號的狂吹，封姨在放着一枝枝冷箭，我和銀秀同鑽在一個被窩裏，蜜蜜的接吻，綿綿的訴情；最後兩兩發誓：「願做世間最好的一對朋友」。

白天，我們借避風爲名，把馬、林的軍毯像營帳一般的架起，我倆在促膝談心，我倆在把臂訴情。我吻着她纖纖的素手，我吻着她凝脂的粉頸，我吻着她紅潤的軟頰，我吻着她朱色的櫻唇。

因為我們沉醉在溫柔鄉裏，雖然風聲露宿了長長的五天五夜，對我們好像是一剎
那的辰光。

武漢逗留

車抵漢口，我們呼吸着燈火輝煌的大武漢的空氣，我們沿江邊的婉若游龍的路燈，在那紅房綠欄的大馬路上行走，我們忘却了故鄉的斷垣頽壁，忘却了故鄉的遍地血腥，大家舒展着胸脯，高傲的在大踏步的前進。

渡過大江，到武昌已是十二點鐘了，我們找了一家小旅館住下。翌日清晨，四個人提着行李，到胡林翼路去拜謁趙鶴聲先生。進門以前，馬、林和我們分手，臨行時，他們說到製革廠去看了親戚，再回頭來看我們，意思是想去借幾塊錢，來補償我們沿途的用費，其實我們那裏會肯接受呢！後來他們沒有來，大概是沒有找到親戚，或者是沒有借到錢。

趙先生是我的同鄉，我們兩人的家，祇相隔五里路，他比我大十幾歲，他像是老大哥一樣的照顧我。十三歲那年，我原在我的父親的朋友謝守恆先生創辦的南市中學讀書，在那裏天天跟着大的同學到遊藝場去玩耍，一點兒不把功課放在心上。寒假歸來，他便勸我不要再到那奢華惡濁的上海去。並且還把我送到本縣的縣立初中去插班，因為學校的嚴緊，朋友的好學，於是我踏入了用功讀書的正軌。趙先生的匡我以正，強我所以有今天的我，確實有莫大的關係。這次我們在千里迢迢的異鄉會面，皆大歡喜的重聚舊情，一片至誠的留我們住在他那裏。

趙先生在軍校擔任政訓的職務，他的住宅好像是一個辦公的場所，我們不便打擾他，白天，我們在外面訪友，晚上再回到他那裏去。

晚間歸去，在那朔風怒號、白露凝霜的大馬路上，有時我們並肩而走，有時我們挽臂同行，一路談着談着，常常跑過了趙寓，重興再回過頭來。

在漢口女青年會遇到從前在崇賢女中的銀秀的先生吳鎮敏女士，她看到銀秀遠遠的流亡到武漢，一片婆心的撫慰着她。她叫她跟她同在青年會吃飯，她叫她搬過去和她的姊妹同住。雖然我們隔江而居，但我們你去我來的沒有一天不見面。

趙君在趙先生那裏得到軍校招考十五期學生的消息，我本來想去應試的，但沒有辦法安放銀秀，於是我便決心找工作做，希望拿幾個錢，共渡過流亡的難關，但在這裏滿手真的武藝，我奔波了十幾天，拜託了七八個朋友，依舊是沒有找到工作，後來我又在替銀秀找工作，意思是解決了她的生活問題，我便可以入軍校受訓，但又是使我失望了。

在日暮途窮的武漢，我無可奈何的去應考一百零三師總指揮司令部，正在靜候着發榜的時候，避難武漢的費振行先生對我說：『我預備到四川重慶去接辦別動隊設辦的國維小學，我知道你是一個苦幹的人，我希望你能夠去幫我的忙。』我只好是沙堆裏的一樣小草，久旱下逢到沛然的甘雨，歡悅無量的承認的他。

手續辦好了，我們靜候着別動隊總指揮我們交涉入川的差輪。

在武漢逗留了半個多月，我聽到很多令人髮指的獸軍暴行：

偌大的松江城，沒有一所完整的房屋了，近十萬的居民，被屠殺得祇剩下法國天主堂的五個老年人，焦土一片的城市，滿街滿巷橫遍了血肉模糊的屍體，祇有野狗是腫腫了！

天堂的蘇州，街道上堆滿了無人收殮的尸體，建築物的毀壞，損失達百萬元，女子被強姦九千六百人之多！

倭寇攻陷常州，先是『破壞隊』進城，除摧毀建築物外，並搜索未曾逃出的男女老幼，捆縛了解到西門外冰廠旁的大水潭去，『集團槍殺』了四五百人。

巍巍然國府所在的南京，大建築物盡都摧毀盡淨了，四萬萬以上的非武裝人民，犧牲於殘酷的屠殺中，一月十日以前，強姦的事情，達二萬次以上。

更有許多被強姦了的婦女，有的割去了奶，有的腹破腸流，有的剝開陰戶，有的把木樁或空酒瓶塞在陰戶裏等等慘絕人寰的獸行，真令人髮指眦裂！

歌行路難

銀秀匆促的離校，沒有向校方領取借讀證，頗擔心將來續學時有所窒礙。江蘇省教育廳駐漢辦事處除各發津貼費十五元外，又接着辦理證明文件遺失登記，查核後發給新證明書，她過來叫我帶着教育學院的徽章，同學錄，和我的借讀證，同她到辦事處去登記，俾便在旁作證。

事畢歸去，桌上放着蔣俊兄（故鄉的老友，去四維的同事）留下的字條，說是別動總隊突來通知，囑乘下午一時開航的差船，如果我們不及趕到，速乘商船到宜昌會面。我匆匆的到女青年會去找銀秀，又匆匆的登上了招商輪。

留條上叫我們到新四維書店去探聽他們在宜的地點，抵宜後第一個便到新四維去，可是他們說費先生沒有去，我懷疑他們的差輪在半途損壞，我又懷疑他們趁了直接開渝的差輪，一直到費先生寄來了航空快信，才知道他們因乘客過擠，未及上船而仍留武漢。

新四維書店的查馨吾先生，是一位感仁抱義、和善可親的人，我們本來是素不相識的，但經過一夕的深談，在萍水相逢中，頓成了莫逆，他待我的熱情，使我忘却了世態炎涼的社會。

費先生來，我們已在宜昌住下了半個多月了，白天，我倆同甘共苦的燒茶煮飯，

晚間，我倆同枕異爨的睡在一起，雖然夜夜在甜密的接吻，雖然有時也熱烈的擁抱，但理智主宰着我，使我固守着同學的立場，沒有和她發生過一次肉體的關係。

宜宜已有五千多人在候輪入川，照理要挨着登記幾分批的購票，但登記了至少要在兩個月以後才能夠趕到船。最初我在寶山騎馬的亂跑，一點兒沒有結果，後來由朋友介紹，認識了一位憲兵連連長，他叫一個弟兄去毫不費力的替我們買到了票。船到萬縣，住了五六天，那裏登記人數也超過了二千號，最後也顯着憲兵的幫忙，停止了開渝的民生船。

由宜開宜的輪船，可容一千多人，由宜開萬的可容四百人，由萬開渝的價是那船可容納二百多人的淺水輪了。我們在逆流滾滾的江水裏航行，如果撞上了無情的石礁，便會結束我們全船的性命，真是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我們經過層巒疊嶂的三峽，我們經過見天一線的夔門，我們看到巨國時劉備託孤的白帝城，我們還看到當年笑揮典扇的諸葛武侯擺下的八卦陣。（拙作『宜渝道上，對沿江各地之歷史、教育、物產、民情風俗、名勝古蹟等，記載甚詳，此處不再細述。

執轡四維

一 費遠河先生前在武進縣教育局任教育委員有年，我在故鄉掌學四年，有兩年半會在他管轄的學區裏，最後那兩年，我會接辦一隻風雨飄搖的湯莊橋小學。（我不願在優越的場合裏任事，我寧願在破碎的環境中服務，就任前者，祇是平平淡淡，無所建樹，實屬乏味；寧理後者，你能在改造和建設的過程中，得到無窮的樂趣。）雖然環境是那樣的惡劣，雖然經費是那般的竭蹶，但經我一番的細心斟酌，沉着的埋頭苦幹，（兩年內未取分文薪金）終於成了一隻優良的小學。（還得感謝那些和我同甘苦的同事們。）所以費先生特別器重我，精神上和物質上，會給我很多的援助。

這次他邀我去接辦四維小學，當然是我報効知己的時候到了。因為四維年來辦理不善，造成了不離收拾的局面！雖然祇能得到一點吃飯睡覺的些微的酬報，但我絲毫沒有鬆懈我服務的熱誠。

我在那裏担任四年級級任，本來在一個學校裏，中年級是比較容易教導的班次，因為他們既不像低年級那般的稚氣，也沒有高年級那樣的頑皮，他們會遵循着你的誘導馴順地前進，加之在我們那一批裏，沒有一個劣等的兒童，盡是些純良的孩子，使我更願意愉快而赤誠的教導他們。

我是辦過四年小學的人了，多少懂得些兒童的心理，如果你不能滿足他們的「美

感」、「好動」、「競爭」等最低限度的慾望，他們會把「樂園」的學校，看作苦悶的「牢獄」的。尤其是開學的時候，要是你不給他們一個好的印象，不引起他們濃厚的興趣，他們會整個的一學期裏，都提不起筋兒來的。所以我第一個就在環境上，很早很快的把我們的教室布置得成爲全校最優美的一個。（爲了要布置一個考究的教室，特地親自到各書店去揀選那各色的布置品，以致割愛了一位八年來的隨身祕書——給小瀛三折去我心愛的一枝小「派克」鋼筆。）

經過了多次的晨夕會上的精神講話，經過了多次的課外活動的領導活動，在以身作則的循循善誘中，小朋友們一個個都興趣盎然地工作，精神奕奕地活動着。離開了小學兩年的我，（放下教鞭人教育學院攻讀的兩年。）又重行踏進了「兒童的樂園」了！

可是，從我離家以後，雖然相隔十多天便寫一封信回去，但是四個月來，沒有接到家裏的片紙隻字，我若悶極了！白天，還有着小朋友們給我一些精神的食糧，給我打着嗎啡針，晚上，我便沒有方法度過那漫漫地長夜！有時我想到家裏接不到我的信，父母心中是如何的懸念和焦急，有時我又想到變親死亡的問題上去，有時我更做着一幕幕血淋淋地的惡夢，人形是一天天的消瘦下去！

我雖然下了「投筆從戎」的決心，可是我委實不忍離開我交契的費先生，離開我親愛的小朋友們！費先生因爲四維的危局，須艱苦幹的我幫助他支撐，在我考入了軍

校特訓班之後，他再三的叫我以考慮，最後那一次，他發着沙聲的懇切的勸我不要走。小朋友們更是一個個哭着不肯讓我走，我記得有一位天真聰穎地女小朋友曾奎貞對我說：『周先生！我想並不祇有從軍是愛國，像先生的用盡心血的教導我們，還不是一樣的愛國嗎？我們是決不讓你走的！』我一時給她說呆了。頓了一頓然後回答她說：『熱心教導你們，固然也是愛國，但這種效果，須見諸十餘年後，換句話說，就是要等待你們長大了，可是，奄奄待斃的祖國，已是急不及待了！』

爲了國難，爲了家仇，我祇能忍痛的離開了四維，一到荊州，除寫信向費先生謝罪外，還寫了一封給小朋友們的信：

親愛的小朋友們：

離開你們以後，已由安華礮艦把我們送到荊州來了。

一直到現在，你們不願我走的表情，你們歡送我的熱烈，你們一個個傷心地流着熱淚，一切的一切，都還是一幕幕的映現在我的腦海裏，這我是永生忘不了的！爲着要歡送我，你們拿出自己買東西吃的錢來買茶點歡送我，你們有的爲着要歡送我而不肯回家，（通學生）你們有的爲着要歡送我而不去吃飯，（寄宿生）最後，大家還要送我到夫子池去，（我們集隊出發的地點。）你們這種真心而熱誠的對待我，我會幾次的被你們深深地感動得淌下熱淚來！

小朋友們！我以前曾經在故鄉掌學過四年，每次離開一個學校，每次都是使得

小朋友流淚，你們已是第三次了！我也曾每次都責備着自己，責備我不應該離開我不願分離的親愛的小朋友們，可是這次我又在和你們分離了，又在引你們傷心了，我真慚愧死了！

不過你們應該原諒我，因為我是江蘇人，我是被萬惡的敵人生生地迫着離開家鄉的，年老的雙親，現在還拋棄在那裏，信息一些不道，是存是亡，不得而知，滿夜捫心，悲痛欲絕！況且，國家已經到了千鈞一髮、生死存亡的關頭了！肥沃的東省被奪，富庶的華北被侵，現則猙獰地面目全露，更進佔我最最精華的江、浙，中華男兒若再不急起奮鬥，中華民族將趨於滅亡無疑！在這國難家仇的雙重壓迫下，誰再甘心在後方偷安呢！

小朋友們！你們何嘗不是在咬牙切齒、磨拳擦掌、小心翼翼、躍躍欲試的想去打敵人呢，可是，你們年齡還小，希望你們一面用心習作功課，一面努力鍛鍊體格，在費先生和朱先生（接替我的人）等領導之下，完成你們的學業，待將來長大了，做我們民族復興的生力軍！

你們的大朋友俊元寫於三月二十一日

如此女友

銀秀，我從車騎馬蕭、腥風血雨、鐵鳥翔、彈花飛濺的無錫，把她由學校帶到家鄉，由家鄉帶到江北，再由江蘇而安徽，河南，湖北，一直到四川，千里遙遠的帶着一個女孩子在流亡道上長途跋涉的過征，其艱難自可想見。

照理、我的無所顧忌的奮發任義，無微不至的沿途照拂，兩月有餘的同餐共宿，亡命道上的患難與共，我們應該締結成如膠如漆、如足如手的莫逆良朋於永遠永遠，誰會想到我們這時候連會訊都斷絕了呢！

我沒有忘記姜魏莊母親責難的困苦，我也沒有忘記皖北道上僱用毛驢的艱難，我沒有忘記其炊茶飯的樂趣，我也沒有忘記挽臂同行的愉快，我沒有忘記甜情蜜意的接吻，我更沒有忘記平漢道上的誓語。

從我們到達重慶以後，我在四維忙碌的執教，她在外面無聊的閒散，一到晚上，我們再對坐着暢談。教育部我們都去登記了，她希望分派到大學去借讀，我已替她幾塊救濟費給我。

我平時是最愛考究的人，應用的東西，連針線我都把他購置齊備的，這次的逃難，爲着要準備徒走長征，我祇帶了一條我心愛的蘋果綠的綢被，一條毯子，和裝着替換衣服的一隻輕便的小藤箱。銀秀更比我簡單，她怕途中要遭受搶劫，僅帶了一條破

被和裹着它的破毛毯，它的意思是到了武漢，把牠丟掉了再買新的，但後來又顧惜着逃難時的命錢，終究沒有更換。

一天晚上，她告訴我張芳女士（教育學院的同學）代她接洽了一個家庭教師的缺份，或許不日可以成功。我知道女孩子是最愛場面的，如果她帶着那僅有的一條破被去，不是太失體面嗎！於是我叫她把我的被頭、簾箱、和毯子統統拿去應用。雖然我明知道她有她姊姊寄給她的一百五十塊錢，但應該留作她入校讀書的費用。

一天，我外出歸去，開門入室，瞥見桌上留着字條一張，她告訴我家庭教師業已接洽妥貼，張女士特來同她，那家人家住離城不遠的鄉下，星期入城，準來看我。

我讀完她那張字條，我看着她那條破被，悵然若失的感到無限的淒涼和寞寂！兩月來登山泛水、形影相隨的我們，就這樣的輕輕的分手了嗎！

一星期沒有來，兩星期也沒有來，一直到我離渝從軍，都沒有看到她一面！最使我痛心的是她連信都沒有給我，我深信我一片冰心的存心，仁至義盡的對人，沒有一處得罪人家，沒有絲毫虧對人家，却不知她為什麼會這樣的對待我！

漢口吳先生一封封轉來她姐姐的來信，因為我不知道她的通信處，沒有法子轉寄給她。一天，增杰（學校解散時，先到我家裏，後來到他漢口姨母那裏去，目下由他姨母供給學費，入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借讀。）到四維去看我，我託他向朱徵蘭女士（銀秀的同鄉，我們的同班同學，現在和增杰同在川教院借讀。）探聽她的通信地點，

微蘭便寫信來告訴了我。

因爲一共來了三封信，我便把牠統統拆了，預備合裝在一個信封裏寄去，在我拆開第三封信的時候，瞥見信箋上寫着我的名字，我好奇的翻開看看，不看則已，一看之下，令我痛心疾首，恨之刺骨！

上面寫着這樣的兩段話語：（一）銀秀的叫我逃難，是出於我的引誘。（二）銀秀的不到上海去，也是由於我的恫嚇。天啊！我不畏艱難的敵人火坑，配得這種答謝嗎？一片至誠的血心待人，配得這種結果嗎？流亡道上的艱辛備嘗，配得這種報應嗎？我幾次想把牠撕成粉碎，但我仍舊把牠摺好了裝入信封，我幾次要把牠燒成灰燼，但我終於把牠掛號寄了給她。

但我還在懷着一個希望，希望她接信以後，能長長地寫封信給我，駁斥她姐姐的誤解，陳訴她衷心的感戴，一天，兩天，一直到現在，我由失望而絕望了！

我是一個不會談愛的笨貨，我也是一個不願談愛的蠢漢，因爲我身過過好幾個女子，儘管你和她的感情是怎樣的濃厚，儘管和你你愛情是如何的熱烈，要是你和她結婚，她是會疏遠你的，甚至於割絕你的，奈這銀秀也走上了這條公式般的途徑嗎！

現在我另有所愛了，這人的境遇比銀秀更艱難，她有着一個強有力的無賴漢想把她強搶了去，爲了愛。我可犧牲我的生命，我是要用全力去拯救她的。這人是誰，便是我敬愛的祖國。

投筆從戎

兩年前，我給劉樹百女士的信上有這樣的一段話：

『國家是個個人的國家，誰都應該負起救亡的責任來，先烈們已拚擲了大量的頭顱和熱血，隱約的築下了一條求生的途徑，如果我們不踏着血跡走去，怎樣對得起九泉之下的忠魂呢！他們爲着帝國主義的壓迫，他們爲着封建勢力的殘暴，他們爲着人民生活的艱難，大家風起泉湧，前仆後繼的浴血奮鬥，以期挽回我大中華民國的國運。但是現在呢？帝國主義照樣在壓迫着，封建勢力仍舊是殘餘着，人民生活依然是窘迫着，我們要毅然決然的冒着暴風雨向前挺進，我們寧擲盡頭顱，帝國主義不可不倒。我們寧流盡鮮血，光榮的華夏不可不恢復。』

學校解散的前夕，我寫着這樣的一頁日記：

『本來我的血已沸騰了多時，我的心已堅決了很久，在發動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戰時，我一定跑到最前綫去，爲國家民族斷頭流血，其所以遲遲未果者，爲的是不忍拋開我髮鬢斑白的父母。（我是獨生子，拋棄了便沒有人供養。）我不忍先父母而死，令父母哭子斷腸，我祇可後父母而死，埋親後再赴沙場。』

時候到了！鬼子們快打到我的家了！焚燬我家室，格殺我父母的日子快到了！在我埋葬父母的日子，也就是我出征保國的時光，誰說忠孝不能雙全，時勢會自然

的促成。」

上面兩段話裏，充分的流露着我當年的執戈衛國、效命疆場的耿耿之心。

我不忍讓父母給獸軍毒辣的殘殺，便把他兩老搬到江北去，我不願輕易的死在舉世公認的殘暴地敵人手裏，便決心逃出來學習戰鬥的技術，以期學成之後，打回老家，驅出敵人！風霜雨雪冷不了我的熱血，千山萬水阻不了我的赤心，我終於逃出虎口，達到我投筆從戎的目的了。

由我們「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這個名字上的「特別」兩個字看來，便可以想到我們在受着「特別」嚴格的訓練，很多同學因為忍受不了，便請了長假，或開了「小差。」在我精神體疲的時候，我也曾動搖過我的意志，但想到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亡省之民，又使我百感交集，潸然出涕！我記起那萬惡的敵人，我想起了今後的痛苦，便又激起我心頭的怒火，堅定我打回老家的心。

努力啊！努力學習你的軍事學識和技術，不久你便要開赴前方，格鬥沙場，爲着民族生存和世界正義，參加那無上光榮的抗戰的！

軍中生活

我在教育學院時，曾在鎮江參加江蘇省大學生集中軍訓，在集訓以前，我會把軍、隊看作機械枯燥的團體，集訓以後，才領會到軍隊生活是最有精神的生活，絕對不是一般散漫的社會生活可以比擬。

人儘管多，內務是整齊、清潔、簡單、劃一的。人儘管多，行動是迅速、確實、靜肅、祕密的。

雖然從起床到早點名，祇有短短的二十分鐘，着裝，大小便，盥洗，盥都包括在裏面，但內務是沒有一天不是整理得好好的。雖然同學們休息時分散得很開很開，但只要一聽到集合號響，幾分鐘以內便會排成了整齊的隊伍，清查了全隊的人數。

行軍時，嚴肅的軍容，整齊的行列，在喊着洪亮短促的響號，唱着悲壯激昂的戰歌，大踏步的向前邁進。

當我們到班本部集合場去參加升旗和紀念週時，廣場上的三十幾個中隊，好像是一條條蠕動着的游龍，在怒吼着民族復興的歌聲！一聲預備號，又各自按照着規定的地點，迅速的站好了行列。班值星官發出一聲『立正』的口令，全都併攏了腳跟，挺直了小腿，突出了胸膛，凝神了眼珠，姿勢端正，精神充盈，一動不動的屹立着。聽到『向中看——齊』，又像是閃電似的全都撥轉了頭頸，兩隻腳迅速的用銳步移動着

。在發出「向前——看」的口令，再回復到原來的「立正」姿勢。最後在「稍息」口
令下，大家伸出了左腳，但上體仍舊保持着良好的姿勢，「行」和「列」盡是成直綫
的站着。聽到司儀人喊到「升旗——敬禮」的「禮」字，五千隻鐵手向右平貼在槍桿
上，視線跟隨着燦爛的國旗在移動。

在舉行檢閱式時，我們一隊隊的接連着，排成了一條偉大的長城，在樂聲做揚中
，我們隨着檢閱官的行動而擺動我們的頭頸。在舉行分列式時，我們又一排排像板門
般的開着正步，穿過那莊嚴的閱兵臺。

深夜裏，雖然我們在躲避着，如果吹起緊急集合的號音，我們便一躍而起，很快
的穿起鞋襪，伸起袴管，裹起裹腿，穿上上裝，戴上帽子，掛上水壺乾糧袋，束起皮
帶，背上背包和箆笠，提着槍桿迅速的集合去，八分鐘以內，便全都到齊了。

在講堂上學科時，教官在指手畫腳、有聲有色的講，同學在息心靜氣、聚精會神
的聽。上術科時，在隊長講解課目後，便一個個精神抖擻的在操練着。在山崗起伏的
荊棘草莽裏演習戰鬥時，更婉如身臨大敵，一個個生龍活虎的衝鋒陷陣，殺氣騰騰！
自修課時，在燈光明亮的講堂裏，有的在逍遙自在的記着日記，有的在托頭構思
的繕寫文稿，有的在甜情蜜意的寫着情書，有的在聚精會神的研究軍學，有的在搖頭
擺腦的閱讀文章，有的在趣味濃厚的翻看小說，滿堂寂然，各司其事。

晚上，精神奕奕的勞動了一整天的同學們，都疲倦的入了睡鄉，室間鐵窗隱隱處，

霹靂雷動！

打回老家

最近，我寫信給維芳，詳述我打回老家的心和行動。

『……我是一個遠遠了父母隻身在外面流浪的孤兒，是被推在『天倫之樂』的幸福圈外的人，到處盡是些慘淡，悲涼，悽惻，愴怳，除非是在睡夢中享受那片刻的溫潤！』

這次的抗戰，爲的是民族生存，爲的是世界正義，是我國有史以來最艱巨而最有價值的對外戰爭，生長在這年頭的國人，惟有挺起胸膛，浴血奮鬥，爲祖國而戰，爲祖國而死，至少也應該不怨天，不尤人，咬緊牙關的忍受着戰時的一切痛苦。

雖然我被迫着跑出來攻讀的學校，雖然我被迫着離開我生長的家鄉，雖然我被迫着判別我親愛的爺娘，但我並不埋怨政府；我也會遭凍挨餓，我也會受盡驚慌，我也會嘗盡了流亡道上的一切痛苦，但我從不怨恨當局，反而加強我投筆從戎的決心，增添我執戈衛國的本領。在我們畢業出隊的時候，便是我効命疆場的辰光！

江蘇人的文弱，是不可遮掩的事實，這次寇軍侵擾，極盡了焚殺的能事，他們雖然流離失所，千里逃亡，嘗盡了人世間的慘痛，但大多還是苟安偷生的沒有打回老家的小冊子，意思是想讓他們看看天堂似的錦繡山河的江蘇，現在已整個的籠罩在獸軍的

『燒』『殺』『姦』『掠』的慘酷的氛圍中，家鄉的父老兄弟，姑婆姊妹們，全都沉淪在火深火熱的活地獄裏，身受着慘絕人寰的酷刑！這樣，或許能夠加強他們打回老家的心。

本來在軍校裏受訓，從起床到就寢，可以說沒有一點空閒的時間讓你寫作，但是我打回老家去，我希望蘇民一齊打回老家，我更希望各省的同胞全都打回老家去，我便下了編寫這本冊子的決心和勇氣。因為成千成萬的同胞在鐵蹄下呻吟，急待着我們去解救，成千成萬的同胞在血濺上探首，急待着我們去拯救，這又使我不得不編寫這本冊子，代那些遭難的同胞，向國人大聲疾呼，希望他們去解救同胞於倒懸。

這本書我終於在同學們睡午覺的時間，和利用上下課中間短短的十幾分鐘，四個月來便把牠編寫完竣了，現在在付印中，不久便可出版。

化了一灘心血，書是編成了，但不知閱讀者，能不負我殷殷期待否！』

風餐露宿

實價兩角

作者 周 俊 元

發行者 唐 性 天

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

82

VV5
'721